



一番春意换年芳

□ 徐新

“小寒初渡梅花岭，万壑千岩背人境。”凛冽的西北风，挟着势不可挡的寒冷长驱直入横扫大地，昭示着一年中最冷的节气小寒来到。

小寒一过，就进入“冰上走”的三九天，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到来了。民间常有“小寒胜大寒，常见不稀罕”的说法，最冷的时段“三九”也总落在小寒节气内。

物极必反，阴极必阳，寒到极致便是天将回暖之时，小寒时节，生生不息的潜流已在悄悄蓄势。

小寒时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北风吼。虽是冬闲，但农人们该干的农活一样都不能少。到了小寒时节的农人，或给小麦油菜等作物追施冬肥，或采用人工覆盖法防御农林作物冻害，或给田间的果树完成整枝修剪，他们热火朝天地在田野里劳作的身影已是如今冬日农村的一道亮丽风景。

不畏严寒的梅花依旧傲



然挺立，悄悄地开放了，阵阵清香轻袭，真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啊。

小寒触发了诗人们的创作灵感，他们抒发着各自不同的情感，描画着一幅幅生动形象的小寒时令图。宋代诗人陈与义的思乡佳作《襄

园醉中前后五绝句》：“东风吹雨小寒生，杨柳飞花乱晚晴。客子从今无可恨，窠家园里有莺声。”通过对小寒时节自然环境的描写，突出游子的思乡情切。“江雨蒙蒙作小寒，雪飘五老发毛斑。城中咫尺云横栈，独立前山望

後山。”诗人黄庭坚在小寒时节去访友，通过对小寒时节景物的描写和环境烘托，言简意赅地表达出了诗人对朋友的敬重和思念，情真意切。

诗人、画家吴藕汀的《小寒》诗描述了小寒节气里只有梅花还在开放，虽然没有看到梅花枝头一树春光，但是已足够令人惊艳了。“众卉欣荣非及时，漳州冷艳客来贻。小寒惟有梅花皎，未见梢头春一枝。”宋代诗人杜小山在深冬小寒之夜招待来客时即兴赋诗一首《寒夜》：“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表现了诗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喜悦心情。

“小寒连大吕，欢鹊垒新巢。”小寒时节既是冬季的尾声，又是春季的前奏，世间万物在彻骨的寒冷中从容地经受着生命的考验，在等待与蓄积力量中迎接复苏与重生。

回眸翩翩

□ 卞奎

一
我不是那个王子
她也不是奥杰塔

可 我还是要去湖边
看那白天鹅

在湖中央的
草坪上
不停地跳舞
令人沉醉不已

白毛撩绿水
红掌掠清波
白天鹅不停地
翔动舞姿

我像是去
会情人
天天去湖畔
天天去看白天鹅
优雅的表演

可是有一天
我突然发现
白天鹅
展翅飞走了

她飞向蓝天
渐行渐远
还在回望这边
她像是要
说些什么

白天鹅呀
白天鹅

你要飞去何方
你还记得
这片湖泊的
绿草坪吗
还记得吗
一片痴心的我吗

二
说点故事吧——
在那诗歌受宠的
年月
写诗的人
寥若晨星
读诗的人
摩肩接踵仰望远方

那一日
我请了个装修工
师傅
他看那派工单的主家
笑嘻嘻地说
先生 我读过
你写的诗——
我们种下
常青树的种子
微风吹拂
满山芳香

出乎我意料
我去医院看病
管挂号的女子
笑着说 老师
我念过你的诗——
每一朵浪花
都曾辉映出
我们的欢乐
我们的悲伤

天呐 美美的
回忆啊

恁多的爱
恁多的诗
藏在人们心中

诗和远方
永恒的回眸呀

君子兰花开

□ 宋立清

在一个落日深红的傍晚，刚出差归来的一进家门，就听妻子喊：“咱家的君子兰开花了。”我定睛一看，在肥大的绿叶之间，一枝花茎托着一簇十六朵橘黄色的喇叭花，那红中透黄、黄中渗红的花瓣，鲜艳娇嫩，细长而柔软，在柔和的阳光下舒展着身体，仿佛在跳着优美的舞蹈，用满脸的笑容欢迎主人的到来。

我在喜出望外的同时，又心生敬意。生命的花开，何其只是自然造化，它以特有的自然密码传递生命的信息，它也以君子形象的最美姿态，向世人宣告，这个世界我来过。

万物自有灵性，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生命都伴随自有的光芒在纷飞的四季轮回中完成宿命，它虽不能选择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但它能

选择自己开花的时节。你对它好，施肥浇水擦叶，它就开花，开心地对你笑，同时为你散发清香的气息。

随着对君子兰习性的不断了解，我也对它多了一份责任和爱心。从不间断地洒水、松土、施肥，一段时间后，它竟然长出许多又黑又绿的新叶，层层叠叠的叶片随意交错，如蜂巢模样的叶脉井然有序，让我倍感欣喜，但一直没有见它长出花蕾，开出花来。我曾黯然神伤，深痛自己不是爱花、惜花之人。在请教了有养花经验的老师后，我跑到城外几公里的山坡上取来好土，一周浇一次水，一年施一次肥。它喜欢阴凉，适当让其晒太阳，时不时清洗花叶上的灰尘。也许是多了这些爱心的缘故吧，我的精心培育，终于有了惊艳的时刻。尽管室外

春寒料峭，但我家里的君子兰已鲜花怒放了。看到自己亲手栽培的生命竟是如此美丽，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妻子激动地说：“你用相机把它拍下来，留个纪念。”当我摁下快门的时候，仿佛听到君子兰花开的声音。那声音从容淡定，虚怀若谷，似夜空划过的一道亮光，穿透重重迷雾，轻轻拂去你心灵上氤氲的雾气，将世界的本质呈现在你心底。

我家的这棵君子兰恣意而优雅地生长着，没有寂寞开无主的感觉，没有已是黄昏独自愁的心事，也没有更着风和雨的艰难，既然花落我家，我须以忠诚之心待它，我心坦然，君子兰亦无怨无悔，我们共同创造着赏心悦目的风景。

自古文人雅士都对君子兰偏爱有加，陶渊明弃官归里，采

菊养兰；屈原曾用来比作贤人美士；孔夫子曾誉之为香国的王者；而郑板桥爱兰，至死不渝，更为人所称道。它丰满的花容、艳丽的色彩，象征着富贵吉祥、繁荣昌盛和幸福美满，所以人们广泛培育。至今，我国已有160多个名贵的君子兰品种，进入寻常百姓家庭。

君子兰之所以特别受人喜爱，不仅因为它鲜艳娇美的花容，更因为它具有无可比拟的高贵品格：幽情逸韵落人间。君子兰以它特有的静谧幽雅的风度，代表着崇高的美德。盛开的君子兰，犹如盛开的百合花，亭亭玉立，品性高洁。它那花茎的直指苍穹，它那叶片的直立似剑，它那骨朵的含苞怒放，无不写着它的坚毅与顽强、乐观与豁达。当我失意的时候，就会抬头看看君子兰灿烂的笑脸。

军大衣

□ 张修东

数九寒天，在残余白雪的点缀下，院子里的翠竹依旧挺拔，哨兵般站立在墙边，俨然军人威武庄严的样子，令人尊崇。

读高中时，我就有一个梦想——当兵。因种种原因，最终我却成了一名矿工。那时下井，即便是盛夏酷暑，也得携带厚厚的棉衣。井口风劲，大巷流风汹涌；在工作面劳作一班，不等汗水浸湿的工装干透，就得去赶人车、挤罐笼。

上世纪80年代，流行穿军大衣。下过大雪，同事们没有像我一样穿着臃肿，里三层外三层的，而是身披一件军大衣就过冬。和我见过的原装

军大衣相比，唯一的差别是纽扣是黑色的。

前几日，在读《中国生活记忆》，其中，军大衣被称为那个时期的保暖神器。

当时，我很羡慕同事，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件那样的军大衣。

有一次和同事去矿区附近的农村赶集，花去五分之一的月工资，总算购得了一件军大衣，完成夙愿。于是，在没有赶班、住单身公寓的日子，它陪伴着我。雪花飞舞时，敞怀走在大街上，自我感觉风流倜傥。

这件军大衣陪了我三四年，直到我到宣传科参加业余通讯员学习培训。我穿上了母亲为我缝制的棉袄，脱下了

军大衣。

当一件心爱之物走远了，才开启怀念。

二弟从事矿山保卫工作，配发了四季服。临近秋末，二弟将一件退役的军大衣赠予我。再次穿上军大衣，骑上电动车，赶个二三十公里路程去看望读高中的女儿，只觉得暖暖舒适。

隔了几年，军大衣似乎又从我的生活里跳了出来。

不仅是我，矿上文艺宣传队的俊男靓女们也穿上了军大衣。每年临近春节，他们在矿上演或者到兄弟矿巡演，舞台上着装单薄，于是军大衣就成了台下方便穿脱的避寒衣物。演出完毕，在摄影师的镜头下，一张张合

影将那些动人心弦的时刻定格。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光飞逝，时尚轮回。

“不是羽绒服买不起，而是军大衣、花棉袄更具性价比。”我在媒体上赏读文章，看到了这句话。文章还配有一组图片：一群穿着绿色军大衣的大学生雪花漫天的大道上游走。现实如是，让我回忆满满，温暖顿生。

军大衣像“布拉吉”“脚踏裤”一样，从一个侧面折射着社会前行的步伐，触动我对生活点点滴滴的回忆。

回来了，我曾经日思夜想的军大衣！回来了，我那难忘的军大衣岁月。